

逃离疯人院

(英) 贾斯明·克雷威尔

杨荣鑫 译



2561
10

93104

200402625

逃离疯人院

〔英〕贾斯明·克雷斯特尔著

杨荣鑫 译

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逃离疯人院

[英]贾斯明·克雷斯韦尔 著

杨荣鑫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1千字 插页2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808-4/I·248 定价：3.80 元

印数：00001—12000 册

内
容
提
要

考特尼从昏迷中苏醒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一所疯人院里。医生告诉她，她曾自杀未遂。考特尼清楚地知道这决非实情——失去知觉前，她正和丈夫度着蜜月，她冒死逃出疯人院，回到新婚的宅邸，开门迈出的不是丈夫，而是一位陌生的英俊男子。于是，一团疑云引出了一个扑朔迷离、曲折惊险的故事。在警方的兜捕、凶手的追杀下，考特尼同这位英俊男子历经艰险，九死一生，最终粉碎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，并揭开了 20 多年前考特尼母亲——好莱坞明星——被害之谜。

楔子

5月，昆斯城。

惨淡的阳光洒在送葬的人群身上。贾斯廷·坦纳强睁着发干的眼睛，呆望着牧师把一杯黄土洒在他妻子的棺材上。过度的悲痛已使他欲哭无泪，他死死咬住牙关，唯恐自己禁不住嚎叫起来。

透过牧师们如吟如诉的祈祷，他可以听见岳母的啜泣。整整3天了，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大哭一场，一泄心中的哀痛，可是他办不到。他只好强忍着，任痛苦撕裂着他的心，直至把他压垮。为什么偏偏会是琳达？甜蜜的、温柔的琳达，短短29年的生命中，她奉献给人们的只有欢笑，只有爱！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，竟让她备受痛苦，直至夺走她的生命？！

0290/09

姨妹海伦轻轻触了触他的胳膊，他这才意识到葬礼已经结束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永远也见不到琳达了，哪怕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那段充满痛苦折磨的时光都一去不复返。这痛苦是那么难耐，它已深深楔入他的心灵。代之而来的是麻木；他只有用麻木来掩盖痛苦。啊，上帝呀，让我什么也别感觉，帮助我解脱解脱吧。

他默默祈祷着，在洒满花瓣的坟茔之间迈动着僵直的双腿。在陵园门口，帕德科斯基一家——琳达的父母、祖母和兄弟姐妹——正等在那儿。贾斯廷不由感到一阵妒嫉。他们人人都在哭泣，一任泪水流淌。这是解除紧张、消除痛苦的泪，是有益于健康的泪。这尽情的宣泻会使他们渐渐平静下来，承认琳达的死是生命的自然的、必然的归宿。

岳母转过身来，拥抱了他。她为失去女儿而悲痛，但贾斯廷知道，她的心很快便会得到安宁，因为她有着虔诚的信仰，深信琳达已回归造物主身边。贾斯廷对这种理智得近乎冷酷的新英格兰的传统信仰素来反感。要不是悲愤塞得他喉咙发干，他真恨不得对着苍天大吼一声：上帝啊，这一切为什么竟如此不公！

贾斯廷的父亲，浑身上下都是一副波士顿大银行家的派头，上前握着儿子的手。紧随其后的是母亲，永远都是那么风度优雅。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难过，作儿子的也作了礼貌的应付。末了，父亲表示他们急于赶回波士顿。当然，如果贾斯廷需要他们留下的话——

贾斯廷暗自松了口气。一切都挺好，尽管放心回去，他告诉父母说。

“好小子，”父亲拍拍他的肩膀。“英国人说得好，我的孩

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咬紧牙关，抬起头来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。”

“当然，爸。还有什么？”

坦纳夫人也握了握儿子的手，而且难得一回流露出作母亲的慈爱。“自己多保重，贾斯廷，我亲爱的。我们会时时想着你的。”

她赶上丈夫，夫妻俩迈着庄重的步履，朝等在近处的高级轿车走去。接着上前表示吊慰的是琳达的家人和亲戚，然后是朋友。参加送葬的朋友不下百人，贾斯廷对此并不感到意外。琳达乐观而热情，待人诚恳，她身上永远有那么一股神奇的吸引力，把无数朋友吸引到自己身边。

贾斯廷瞟了一眼，吊慰者的行列似乎没个尽头。正朝自己走来的是位专导“肥皂剧”^①的电视导演，琳达曾在他执导的一部连续剧里饰演一位心地善良的护士。这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哈维。对了，叫哈维·尼科尔森。琳达常夸他是个了不起的导演，应该去执导故事片，而不该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“肥皂剧”上。尽管贾斯廷并不怎么喜欢哈维其人，但他不能不承认，妻子的评判是正确的。

哈维握握贾斯廷的手，神情极为悲痛。“太可怕了。这不仅是你，也是我们大家的损失。琳达是个伟大的演员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！”

哈维一张口就总是一套套的陈词滥调，贾斯廷暗忖道。话又说回来，这毕竟是葬礼，你还能指望人家说些什么呢？

“谢谢你赶来，”贾斯廷说，“占了你这么多时间。”见哈维

^① 肥皂剧(Soap-opera)——专供日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，多以家庭问题为内容。因肥皂商常用它们作广告，故名。

还没有动步的意思，贾斯廷不得不再找点话说。“我没料到能见到你，哈维。听你们剧组的人说，你休假出远门了。”

“我去墨西哥了，”哈维回答，“我当然得赶回来，向琳达表示最后的敬意。”

“非常高兴。谢谢。”天哪，我这语气竟象是鸡尾酒会上的主人。贾斯廷发觉自己的意识已开始从麻木中苏醒。天气热得反常，炽烈的阳光烤得他浑身淌汗，闷得发慌。

等着向他表示同情的起码还有二三十人，可他再也受不了了。“我得走了，”他说，低头吻了吻岳母。“爸，妈，对不起。你们要找我的话，我在阿斯彭。随时来电话。”

他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了陵园。

哈维·尼科尔森望着贾斯廷远去的背影，漂亮的脸上挂着同情。“在山里住上几天他就会好起来的。”他对帕德科斯基夫妇道。“我有体会。阿斯彭是个绝好的地方，人一到那儿，什么烦恼都会云散烟消。”

帕德科斯基先生支吾两句，转身应酬其他吊慰者去了。

走出陵园，哈维沉思地皱起了眉头。琳达的葬礼帮他的一切划上了句号。一个漂亮的、干净利落的结束。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，被埋葬在这里的是可爱的小琳达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的话，患此不治之症的应该是费恩的女儿，而不是琳达。琳达只是个乐哈哈的、不长脑筋的小东西。而费恩的女儿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。不仅美艳惊人，而且聪明绝顶。

他慢慢朝停在僻静处的汽车走去，汗水仍象两条小溪似地沿双颊汨汨而下。是的，他不否认，要解决他的问题，处

死是最彻底的办法。在处理费恩的女儿时，他恐怕还是应该迈出这极端的一步？现在补救也为时未晚。给她去封回信，把她骗出来，随便找个背静处干掉。如此解决固然不那么优雅，但却干净彻底。

自己怎么会一反常态，心慈手软了呢？他纳闷地自问。也许是因为那小婊子长得太象她母亲了？当她抬起那双大大的、紫罗兰色的眼睛望着他时，他发现自己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，自以为22年前便已永远熄灭的欲火“呼”地一下又在周身燃烧起来。

司机打开“梅塞德斯”车的车门，哈维一钻进带空调的车内，心情顿时舒畅起来。都怪那葬礼使自己神经过敏，他想。事实上，那精心计划过的安排绝不可能出岔子。他素来谨慎，任何细微末节都考虑到了，不可能留下任何漏洞。

他瞧了瞧手表：12点半。她被弄进去已整整一个礼拜了。她是仍然被严格隔离呢，还是被转到了半隔离的房间？那些房间还是满舒适的，哈维亲自去看过。没准过个10年8年他们会放她出来，不过这已经不能由他来决定了，就别去操这份心了。她当然并不曾疯，但却非囚禁起来不可。她骨子里也是个婊子，跟她妈一样。父亲多年前就教诲过自己，天下的女人全是婊子，不是么？

哈维掏出一张洁白的亚麻布手巾，擦擦额头、脸颊和嘴唇，然后把粘上汗臭的手巾一扔，俯身吩咐司机：“去洛克菲勒中心。我在那儿用午餐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要份多佛尔鳎目鱼，再来它一瓶法国白葡萄酒，哈维盘算着，惬意地闭上眼睛。斯拉夫人就是这样，太爱动感情。

哈维可不喜欢哀哀戚戚的场面。为那波兰小姐的葬礼受了一上午折腾，他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，去洛克菲勒中心的彩虹厅，面对美景痛饮一番。

唯一遗憾的是，那葬礼不是为费恩的女儿举行的。

第一章

10点11分，一位护理员推着快餐车来到病区，比规定时间晚了6分钟。考特尼一秒一秒地一直算计着时间，她浑身汗涔涔的，竭力让自己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电视屏幕。

“晚上好，”护理员道。“怎么样，都挺乖吧？”

她动作麻利地把手推车的两厢打开，准备分发快餐。没有一个病人理会她，但她毫不介意。

她跟精神病人打了多年交道，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他们要么吵闹不休，要么就闷头不语。助理员巴不得他们每晚都象这样安安静静，因为这就意味着她可以早点下班回家。

她提起装苹果汁的加仑桶，一面拧盖子，一面快快活活地回头问：“开始吗，

护士小姐？”

考特尼强迫自己把目光转回到电视屏幕上。她松开捏得出汗的手指，轻轻摩挲着膝盖，让自己尽量放松一些。再有一个多钟头就熄灯了，也就是说，离行动时间最多还有两三个小时。

她赶紧闭上眼睛，深怕眼神泄密。几个钟头以来，她甚至连想想“逃跑”两个字都没有胆量。这太危险、太危险了！胡桃园精神病院——当地人把它简称为“疯人院”——所有医护人员全都经过严格训练，哪怕病人眼神稍有异样，他们都会察觉出来。尤其是今晚，考特尼得想方设法避着他们点儿。

她继续凝神敛息，想象着从脚趾头开始，浑身肌肉一块块依次松弛下来。这一招还是她当初参加训练和比赛时学来的，有时候还真奏效。

但是，护士分发药品时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仍然牵扯着她的神经。她不安地移了移椅子，避开护士的视线。巴克斯顿小姐那双躲在阔边眼镜后面的眼睛着实叫人生畏。她的嗅觉比狗还灵，病员想要捣蛋，一准被她揪住。她已经打考特尼面前经过了一遭，问她感觉怎么样。考特尼回答说感觉很好，但内心的恐惧却差点没使她瘫倒在椅子上。

一刹那间，她甚至想到把行动推迟，也许等到那位粗心大意的小护士马特洛克值班时再逃？在科罗拉多这与世隔绝的囚牢里，她反正已被关了21个星期了，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么关系？她刚被关进来时那股狂劲早已被收拾光了。那个恐怖的早上她永远也忘不了。睁开眼睛，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，除了地上一张席子，什么

家俱都没有。她疯狂地捶打着墙壁，歇斯底里地呼喊着重斯廷的名字，声嘶力竭地吼叫着“放我出去”。结果，换来的却是强行制服和一针大剂量的苯巴比妥。

如今，在饱尝五个多月的监禁之苦后，她要求的已不再仅仅是自由了。上百的疑问需要她去寻找答案。而其中最难于理解的是，贾斯廷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他为什么一直没来看过她。

不，一天也不能再拖了。今晚是唯一的机会，她已经从护士长办公室里把钱偷到手，已经没有了退路。没有钱，她怎么可能从丹佛逃回阿斯彭？运气好的话，至少在她逃走三个小时后医院才会发觉，警察的巡逻车才会开始到处搜寻。到手的尽管只是些零钱，但却是关键所在。巴克斯特小姐也罢，任何人也罢，她顾虑不了那么多了。唯一的希望就在今天晚上。

垂下眼睑，考特尼发现自己的双手不知什么时候重又捏得紧紧的了。她想强使它们松开，但肌肉紧张得几乎不听使唤。她拿眼睛朝手推车膘去，巴克斯顿护士正把一个装着药片的纸杯和一杯水递给比尔·迪·马吉奥。她跟小伙子讲了几句什么，然后朝下一个病人走去。助手跟在她身后收拾着废纸杯，同时奖给已乖乖服了药的病人一块巧克力甜饼和一杯苹果汁。病房里使用的器皿没有一件是玻璃或瓷料的，以防止病人突然发狂，伤害自己或别的病人。

手推车刚要来到考特尼眼前，安东尼夫人——她原先的艺名叫艾德琳娜·安托尼奥——倏地站了起来，把一个椅垫顶在头上，高声唱起咏叹调来。考特尼一听便知道，她唱的是歌剧《浮士德》里的《宝石之歌》。安东尼夫人仿佛一个心思

在保持着椅垫的平衡，歌声却仍然相当动听。

大多数病人只是漠然瞧了瞧歌唱家，便专心专意地啃自己的巧克力饼去了。只有弗雷迪·斯顿哈姆发出一声怒喝，因为他正支起耳朵听四频道的天气预报，却被安东尼夫人的歌声把电视的声音盖住了。“住嘴，你个老疯婆子！要不我把嘴给你缝上！”

椅垫一下子掉到了地上，屋子里突然静下来。安东尼夫人高傲地俯身拾起垫子，重新顶在头上，然后突然扯开嗓门来了个高音C。

弗雷迪猛地跳起来，把椅子都掀翻了。他挥着双拳，发狂地吼道：“老乌鸦！没听见我的话么？”

另一个病人抢前一步，把他拖了回来，摞倒在椅子上，象训斥儿子似地骂了起来。巴克斯顿小姐走上前去，用指头点点安东尼的肩膀：“现在是吃夜宵的时间，请别唱了。马上。”

安东尼夫人被那冷冷的、威严的声音镇住了。歌声嘎然而止，她默然退回到座位上，胸前紧紧抱着那个椅垫。巴克斯顿小姐转身来到考特尼跟前，瞅瞅她的病历，递给她一包药片。“电视节目好看吗，朗小姐？”她问。

考特尼一直隐瞒着，没告诉医院她已结过婚，她的身份是“坦纳太太”。她宁愿少一些麻烦。

她在裤腿上擦擦汗湿的手，接过药片。“还不错，”她嘟哝道，尽量避开护士的目光，“只是从来没报告过什么好消息。”她把药片放进嘴里，舌头轻轻一搅，把它们藏在舌根下，然后呷了两小口水。“都吞了。”她朝护士张开嘴，尽量自然地保持着微笑。自从拿定主意逃跑那天起，这表情她已经练

过无数遍了。

巴克斯顿小姐眯缝着眼睛，考特尼的心不禁“咚”地一跳。幸好这时，安东尼夫人又猝然引吭高歌起来。

护理员烦躁地瘪瘪嘴说：“先别管这儿吧，巴克斯顿小姐。待会儿一窝蜂发作起来，今晚就都别想睡觉了。上帝呀，这女人中气可真足！”

“好吧，”巴克斯顿狐疑地又瞟了考特尼一眼，匆匆朝安东尼夫人走去。“我说夫人，你要再不听话，就休想吃甜饼、喝苹果汁啦。”

考特尼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手纸，装作擤鼻子，悄悄把三颗药片吐到纸里。她知道，其中一片是安眠药，另外两片她叫不出名字，反正是抗抑郁之类的药品。她迅速把手纸捏成一团，揣回兜里。待会儿她就可以躲进厕所，把药扔进马桶冲走。两个多星期来，每天给的药差不多都被她想方设法处理掉了，否则，才不可能神智如此清醒呢。

她把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头上。上帝啊，求求您！她把目光转向电视，心里默默祈祷着。求求您让这折腾人的半个小时赶快过去吧，否则我只怕真的要疯了。

终于，整个楼层安静了下来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就连亢奋不已的歌唱家也已睡熟了。考特尼恨不得立即跳下床，从最近的一道门溜出去，但她强压下了这种冲动。她算计着，再过20分钟，巴克斯顿将做最后一道巡视；那以后，即从半夜到凌晨3点之间，除非发生意外情况，医护人员再不会查房了。此刻，同室的病人都已睡熟，考特尼确信，巴克斯顿的身影这一夜都不会再在10B室出现。

躺在床上，她呆望着窗户。透过薄薄的窗帘，看得见铁栅栏模糊的阴影。哼，防碎玻璃还加上铁栏！考特尼嘴角不由浮起一丝嘲讽的笑意。这大名鼎鼎的胡桃园，处处防范严密却又刻意掩饰，就连窗上的铁栅栏都做得那么雅致！

初入樊笼的那些日子，她夜夜无法合眼，不断地问自己：一个神智绝对健全的人、一个滑雪教练，才26岁，难道就甘心在这监狱里度过终生？她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。

对这儿的制度她算是领教了。现在她才明白过来，在胡桃园这样的地方，你否认你的病越是坚决，你获得自由的希望就越小。被关进隔离室的第一天，睁开眼睛那一刹那，她只觉得自己仿佛突然间置身于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里。整整几个星期她大吵大闹，说自己神经健全得很，要他们放她出去。渐渐冷静些后，她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一个天大的误会，也许是制度本身的弊病所造成的，怨不了医生。理智恢复了，她决定不再跟医护人员吵闹。她认识到，要想获得自由，需要的是跟医生合作。她决定找大夫谈谈。

主治大夫极为和蔼地听完了她的陈述，从镜片上方细细打量着她。“你该还记得，考特尼，以前我已经对你解释过了。科罗拉州法令规定，对一个精神病人实行强制隔离，必须有三位专家证实他的病情，并由一位法官主持听证会加以确认。你入院是开了听证会的，一位心理学专家就你的精神状况做了说明，代表你出席的是一位名律师。布朗法官办事素以认真著称，他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证明材料，才签发了对你实行强制治疗的命令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否出院同样得通过法庭听证会确定。”

“这其实并不成问题，”考特尼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失望，“你可以替我要求安排听证，不是吗？”

“再听证也未必会对你有所帮助，考特尼小姐。”主治大夫答道。

“为什么不会？我当时就告诉过他们这完全是误会，而且你也可以对他们解释——”

大夫截断她的话，语气温和甚至带着怜悯：“问题恰恰就在这儿，考特尼。我不可能对他们讲这是场误会。”

考特尼倒吸了一口凉气。“你是说……你的意思是 你同意布朗法官的意见？你也认为我是疯子？”

“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字眼。我知道你也讨厌它。不妨这么说吧，我认为你目前还不宜走出这道大门。你的状况使你还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。我们希望——”

她没有兴趣听他再说下去了。“还得多久才能再开听证会？一个由我自己出庭的听证会！”

“到我们认为你可以出院的时候，我们自会提出申请。你要做的只是乖乖地养病。”

“我好端端的，根本就没病。是你们弄错了！”

大夫摘下眼镜。灰色眸子温和但又坚定地盯着她：“亲爱的，你难道不认为，你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时候出院操心，而是考虑如何配合治疗，使自己精神逐渐健全、身体得到恢复吗？”

徒劳地抗争了两个月，考特尼终于算是学聪明了。既然医生无可指望，她只好冒险逃跑。她必须回阿斯彭——回到贾斯廷身边。要弄清自己是怎样落入这恶梦般的陷阱的，只有这唯一的路可走。